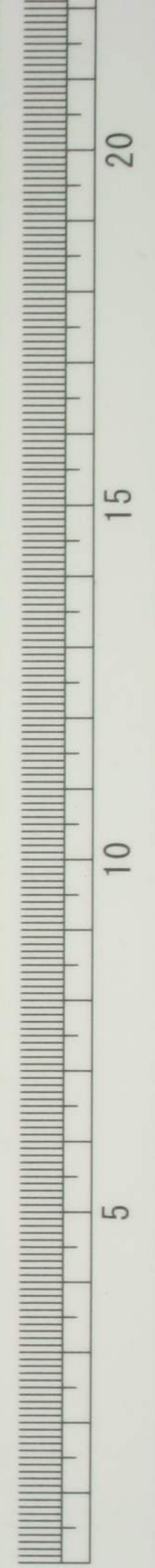


特別
^21
2759
7



鐵花仙史

第十一回

文星暗鄉科落榜

詞曰青雲平穩折桂蟾宮期必近爨下焦

桐中郎怎不逢鰲頭無分料得嫦娥

新帶恨非為才庸留作來科第一紅

右調減字木蘭花

說這鴟母次日天明起身正欲到白雲留去

昭和十年
一月三十一日
購求

門 21
號 2759
卷 7

探視那道人不知勸得無聲若何。忽見湯保走入叫道。媽媽不好了。我方纔拿臉水去大姐房中。只見門窗大開。道人和大姐都不知那里去了。鴛母見說大驚慌。忙來至白雲留看時。果然沒箇人影。但見窗都大開着。窗外却是西湖。難道竟赴水逃遁去了。及揀點房內箱籠什物。却又件件都在。鴛母驚得呆了。道。終不然昨日那箇老道人。竟是拐子不成。

如何把我家這小娼勸化得踪影都無。湯保道。媽媽也忒心粗。昨日也該問他一箇的確來歷。只有五聖老爺面前。便有箇勸善大師。却如何輕信着他。鴛母道。我怎麼不問他來歷。他說是城隍山道士。是畢老爺作薦。他來的。湯保道。既是這等。畢老爺自然曉得。正說不了。只見畢純來走入道。媽媽快些打點。令愛動身。夏府上轎子將來了。恐你臨時忙亂。

故我先來通知。鴛母嘆道：「忙亂箇屁，都是畢老爺去城隍山請了箇什麼勸善大師來。把我女兒勸得人都不見了。」畢純來見說，摸不着頭，笑說道：「城隍山有甚勸善大師，倒是五臺山來的。今日是合愛吉期，休得取笑。」鴛母道：「那箇取笑。昨日畢老爺你去不多時，便來箇老道人，說善能勸化世人，叫做勸善大師，在城隍山居住，因遇着畢老爺，請他來勸我。」

家女兒，他還說今日納聘四百兩，明日卽要成親，故特着貧道來勸。我見言語針對，方纔着留的，畢純來聽畢，呆了半晌，道：「媽媽莫非見鬼，我那曾見甚勸善大師，却叫來勸你女兒。這話從何說起，不要遇了拐子。」鴛母道：「拐子不拐子，畢老爺請來的，老身那里知道。總是畢老爺爲媒，去尋還夏公子，就是畢純來見說，大怒道：『這婆子好放刁，分明把女兒藏。」

過賴那四百聘金，却無中生有，反扯到我畢爺身上。難道你這婆子是銅頭鐵頸，不怕官法的？鴛母也怒道：這分明怕我女兒不允，和那遊方拐子通同，把我女兒騙去成親。我不去告官，已算十二分情面，倒又思量要我還那四百兩頭，這是萬萬不能的。倒不要壞了良心，喪了體面。畢純來怒罵道：沒良心的老乞婆，不要錯了主意。夏公子和畢老爺不是

善良之輩，好惹的。鴛母道：別處興你老爺，老娘見多識廣，却並不怕你一句。我一句。正在爭鬧不已，忽見陳秋遴同了蘇紫宸、王儒珍入來。鴛母見了道：三位相公來得正好，正爲我女兒之事。在此爭鬧，原來秋遴已聞知畢純來爲媒，將無聲逼嫁。夏元虛之事，故約了蘇王，瞞過坤化，悄悄地出門來，和鴛母說話。恰好遇着畢純來，先是王儒珍一見，怒罵道：你

這不中抬舉的老乞婆。聽了那箇蠢才的狗
屁。便把女兒逼嫁夏元虛。誰不知水無聲已
誓嫁陳相公的。鴛母泣道。都是這位三榜的
老爺哄誘。昨日又去叫一個道士來做勸善
大師。門不開。戶不開。把我女兒不知拐到那
里去了。畢純來道。小弟實不知是秋兄所愛
故。不過爲夏兄說合耳。允與不允。由他自己
主意。今將無聲藏匿過了。顛倒說我叫人騙

去。諸兄高明。量得有此理否。秋遶道。無聲智
慧絕人。豈是拐騙得動。其中必另有故。鴛母
嚷道。依陳相公的說話。倒真是老身藏過了。
請諸位相公進房去。各處搜。秋遶道。非是藏
過。他一箇義氣激發的性子。或見逼廵。不過
竟借西湖之水。作沉珠碎玉之事。亦未可知。
鴛母道。他若投水死了。難道這老畢叫來的
道士也陪他投水。故一齊不見了。不成儒珍

金瓶仙史
道那道士看見把人逼死自然連夜逃走還在房中好等你拏住吃苦紫宸道不要議論紛紛我們且先到房中一看還是早早着人到各處去跟尋的爲是。大家叫聲有理卽一齊入內單純來見衆人進去自覺沒甚顏面趨秋遴等不看見竟不別而行一溜烟的去。了。正是

酒逢知己千杯少。一諾不投機半句多。

且說紫宸等一齊來到白雲留但見靜悄悄琴懸素壁香馥馥被覆空床眼見得無聲是不見了秋遴不覺淒然道。山色湖光依然在。目。但不知水卿何處徒使人悲說罷欲泣只見儒珍叫道這不是無聲和那道人題的詩麼陳蘇二人見說走近壁邊看那詩道。

已薄世情波底月。不知何事憶錢塘。
因憐弱息烟花地。又向塵寰現道粧。

後寫天台道人題再看第二首道。

父女相逢雙跨鶴。丹臺舊是掌書仙。

陳郎欲覓天台路。弱水洋洋已數千。

後寫水無聲題秋遶看畢大駭道據此二詩
竟是父女飛仙矣。鵠母道怎叫父女飛仙。秋
遶道那道人却是無聲的父親。今來度他一
同成仙去了。鵠母見說泣道。這般時再不能
見面的了。却何不也便度了做娘的同去。擲

下我老人家舉眼看誰一頭說一頭哭將起
來。儒珍勸道。白日飛昇乃是長生美事。哭他
怎的。秋遶道。怪道弟與無聲初會時說有父
親。文錦瀾在天台山中修道。今果成仙。實爲
奇事。紫宸道。此事雖奇更奇。在無聲父親却
是小弟的師父。這一向那里知道小弟可惜
昨日不來。若來遇見。豈非有多少妙處。儒珍
道。原來吾兄曾受業於天台道人門下。然則

亦解煉形養氣耶紫宸道不瞞二兄說小弟
於三年前元宵之夕看燈迷路偶遇這天台
道人引至山中賜以酒食復授異書令弟跨
鶴而歸往返不過瞬息而家中已閱兩月矣
彼時弟叩問吾師有何族屬卽朗吟此詩前
二句已薄世情云云豈非那時預知有今日
乎儒珍道不信吾兄有此奇遇此真山中七
日世上千年也說話之間只有秋澹淒然不

樂道他倒逍遙物外一塵不染但丟下這一
天愁恨叫我怎生消遣紫宸儒珍同勸道吾
兄貴恙初痊不宜傷感致妨尊體如今事已
如此又不能追隨仙馭在此亦是無益不如
回去罷便挽了秋澹同別鵝母而歸正是

西樓人已去

山水空相思

猶憶梅花月

挑燈笑語時

再說單純來不別而行一路想道據鵝母之

言又不藏匿過了終不然投水死了不成或
水無聲昨夜自己逃走去了也未可知我如
今回去和元虛商量有心再做兩把銀子不
着告他們一張匿人誑聘的狀子或人或聘
看他如何償補再作區處正低頭算計只見
幾乘大轎過來畢純來便閃在側首讓他過
去忽聞轎內叫聲住轎走出一箇濶服大帽
的人來叫道畢兄何往弟着人四下尋覓只
是不見却在這裡閑行畢純來抬頭認得是
蔡其志同幾箇洪舉人白秀才黃進士赫員
外畢純來忙上前拱手道小弟因有些些俗
冗相纏不覺失約得罪原來畢純來和蔡其
志這班年規三月廿八到東嶽燒香回來湖
紡飲酒那年却輪着其志值年主社因此出
轎相呼當下便邀他同上東岳畢純來知不
能辭况且無聲之事不成正無顏面去見夏

元虛落得順水推船，消停一日，待事畧冷，再去未晚，因向自己跟隨的小廝說道：「方才的事情，你是曉得的，可先回去通報夏相公，說我因有件不得不往之事，明日回來和夏相公商量。」小廝應聲而去。畢純來即於路次僱了一馬，沐乘着同進東岳早來到大殿上，拈香點燭，道士宣疏已畢，用過素齋，送了道士香金，一同出到湖上，下船飲酒。此時正在春濃，果是遊人如蟻，好不熱鬧。蔡其志畢純來和衆人飲至半酣，其志道：「早上畢兄有何貴冗在湖上獨行不識，可見教否？」畢純來道：「不要說起爲朋友之事，累自己淘氣。其志道：「此正熱心常見是非，多但不知爲着那箇朋友，却是甚的事情，因何有得受氣？」畢純來道：「事屬絮煩，說他怎的。」洪舉人笑道：「飲酒淘情，說說何妨。」畢純來道：「就是藕花居的妓女，水無聲。」

他的性情生得十分古怪。止有妓女之名。並無妓女之實。此諒諸兄所共知。不必小弟細述。後來不知怎的。却與陳坤老的令郎梳櫳了。兩下情意甚密。竟有夫妻之約。豈不好笑。白秀才笑道。此係妓家常套。陳郎落迷局矣。但怎的却累及老先淘氣。畢純來道。這倒與陳郎無干。乃是東園夏天生。亦因閑步。偶過藕花居。天生一見無聲。十分鍾情。因而特來。免弟不惜千金。欲買為妾。弟辭以年邁不與外事。而天生再三相央。無奈往為說合。言定身價七百兩。鴛母已允。不想那鴛母哄得銀子入手。竟將女兒藏過。無中生有。說是小弟叫人拐了他女兒去。要圖賴那身價銀子。和他理論。反出言無狀。你道天地間有這樣事麼。黃進士道。吾輩縉紳之家。置買婢妾也。不少。都像這般昧着良心的。只要騙得身價到

手將人藏匿。反去圖賴買主。竟是無法無天的了。那箇只消送他到當官去。把他從重處治。怕不或人或價追出來。畢純來道。小弟也是這箇主意。赫員外笑道。依我愚見。要美妾來何用。有這七百銀子。買些田地山場。收那花利來。到子孫手裏。還受用着哩。畢純來笑道。這箇自是老成之見。但彼少年心性。怎肯收歛。况無聲不特。容貌之美。奇在他一箇二八嬌娃。竟有滿腹文章。出口便成詩句。那些少年子弟。都愛慕他是才妓。洪舉人道。雖是小兒女家。果然有些才思。向者在箇做友處。見一幅綾子。是無聲題寫的詩字。俱佳。真不愧才妓之目也。黃進士道。有箇年友。曾贈弟一扇。亦是無聲題咏。真乃寫作都妙。我想文墨是男兒常技。小小女子。這段秀氣。從何處得來。却這般的聰慧。實是難得。畢純來道。人

家女子無過識得幾箇字。就算奇事。若要這般大通文墨的。不但難得。竟是没有。蔡其志見衆人交口稱揚無聲之才。以爲天下無二。因觸動自己女兒若蘭。此時酒已半酣。不覺心痒。便說道。據諸兄之論。竟是普天之下。再沒第二箇才女的了。何所見之小也。黃進士道。非弟輩見之小。欲如無聲高才。實不可得。其志笑道。不要說是普天之下。卽寒門弱息。雖無咏雪之才。恐不下於無聲。小弟不才。常在文墨中被他壓倒。可見宇宙間如此者不少。衆人見說。都點首稱是。單純來見其志誇自己女兒之才。不覺打動了一樁心事。道他這女兒。卽許王儒珍這狗才的。我想早上他在水家。明知是我爲媒。竟蠢才狗屁。好不罵得。潤肺爽口。又記得去春。偶於飛來峰酒樓相遇。好意留他共飲。反受其一番怠慢。彼時

我就存心。要打破他這段美滿姻緣。如今趁其志說起女兒。何不將些言語打探他心下如何。倘聳動得這老兒。則我之忿可泄。元虛之氣可償。豈非一舉而兩得。算計定了。因假問道。既是合愛小姐。這等有才。必須要擇一位快婿。方爲聯珠合璧。未知曾得其人否。其志正說得高興。忽見畢純來。這問。不覺蹙額道。難道兄還不知小女不幸。自幼已許配王儒珍矣。畢純來亦皺眉道。原來如此。台兄何悞。合愛之深也。洪舉人道。那箇王儒珍。畢純來道。就是那終日醺醺。自稱才子的王韞玉。洪舉人道。却原來是他。目下甚是困乏。台兄何不收之門下。而任其遊嬉耶。蔡其志歎了一口氣道。不肖之物。怎地管得。白秀才道。貧乃士之常。亦且弗論。但見前輩父執。極其驕傲。恐近輕薄。終非福相。黃進士道。聞締好之

時尙在襁褓。此等作事。最要悞人。但聞幸未受聘。或在兩可之間耳。其志見說低頭嘿嘿。畢純來笑道。吃酒不談公務事。是小弟多口。以致蔡兄不悅得罪。且吃酒莫閑談。隨一齊舉杯而飲。盡歡方散。惟有其志悶悶還家。正是

片言打動悔盟心。慚愧歸來意已更。
月老暗中應一笑。羞他枉負不賢名。

按下其志被眾人你一句我一句說得負慙而歸。且表畢純來當晚回家。次早去見元虛。元虛嘆道。受人之託。須當終人之事。老先竟丟得不上不下。自向東岳而去。使晚生掃其大興。畢純來笑道。是弟得罪了。吾兄亦不必着惱。弟又非圖舖暖。無過勢處不得已。元虛道。誰疑老先圖舖暖。但那鴛母放刁。就該着實追究他出來。纔是怎麼縱容他藏匿。畢

純來道那箇縱容他弟和老娼大罵大鬧負氣而歸也不必去細說他爲今之計且去本府告他一狀這七百兩身價怕追不出來元虛道銀子倒還小事只這無聲才貌晚生已爲心醉如何拋得怎地再做兩百銀子不羞必須到手方妙直箇怕他走到天上去了不成畢純來笑道吾兄何痴心於一妓女而不惜千金耶倘欲得如無聲之才貌包在小弟身上尋一箇與吾兄作配却正是門當戶對只怕那才貌還勝似無聲哩元虛見說不勝喜悅道既有此佳耦老先何不早些說未知是誰宅閨秀畢純來搖頭笑道且待追出了無聲身價再與兄作伐又不要丟得上不下受兄呵叱元虛笑道晚生怎敢呵叱老先因在相愛故不禁語言唐突耳懇乞明示一併請罪如何畢純來只是搖頭不肯說出

且漫若與兄說知。又要來急三鎗。這事就不諧了。且待垂成之時。却與兄說未遲。元虛無奈。只得按下。且料理狀子去告鴛母。府裏批准。差拘鴛母到官。訴出飛仙情節。官府也自駭然。當堂判追身價之半。畢純來因自己有三三百兩後手。再三勸解元虛。元虛只得也就罷手。一日元虛正欲來見畢純來。問他春間所說佳耦之事。只見老管家夏留走入道。小的打聽得今年浙江主試。却是翰林石老爺與先老爺至交的同年。六月盡離京。將次要到揚州了。故特來報與大相公知道。元虛見說大喜。原來元虛久欲買箇舉人做做。故着人打探好做手脚。今番得了夏留之言。正中下懷。如何不喜。將佳耦之事。且暫擱起。忙忙的打點銀子禮物。帶了夏留。悄地離家。沿途來到蘇州。接着便叫夏留過船。通達來意。呈

上禮單石主考果看家兄分上。卽把關節付與夏留道。本當相請你家相公過船來會會。祇恐耳目不便。你可與我致意相公。只要用心揀點自然金榜留名。夏留應聲曉得。悄悄溜過小船。與元虛說知。分付船家。叫仍循舊路而歸。元虛因買得關節到手。歡歡喜喜。自去料理進場。不提這裏却說王儒珍大比之年。未免也要在家溫習一番。到得臨期。相約

秋遊一同入場。各盡胸中所學。倏忽三場已畢。到了放榜之日。儒珍料得自己必中。竟在家中候報。不期候至晌午。並不見响動。心下狐疑道。終不然那些報人曉得我王相公是箇寒儒。沒甚汁水。故不來報不成。因叫墨童到布政司前打聽。去了一會。回來說道。小的去看榜頭一名。就是陳秋遊相公。儒珍頓足道。頭籌已被他奪去。想是有屈我相公在。第

二名了。墨童搖頭道：「莫說第二竟不見有相公的大名在上，想是中到別處去了。」儒珍罵道：「我相公是錢塘人，怎麼中得到別處去？」墨童道：「若說錢塘，只得一個陳相公，仁和縣也。只中得一個姓夏的。」儒珍道：「那仁和姓夏的，可記得他叫甚名字？」墨童道：「怎麼不記得？是三十三名夏天生仁和縣學生，真習易經的。」相公可認得他麼？」儒珍道：「如此說，我相公榜上無名的了。」墨童道：「莫說相公，連這三畫王也沒有。一箇儒珍不覺長歎道：「似夏元虛那等白木，尚且中了。不信我倒落於孫山之外。」難道文中，有甚訛謬不成？因於燈下將考作錄出，細細看了一遍，道：「非是我自己誇獎。文章至此，真乃繡虎雕龍之技，如何不中？實爲怪異。但窮通顯晦，雖是有數，却辜負了蔡小如一片闡中望捷的熱腸，豈不令人悶悶當

下獨自長吁短嘆了一夜。次日心不乾服，將
考作編示同袍，俱各為稱冤道。有這等一氣
呵成的錦繡文字，猶且困於場屋。吾輩尙復
何望。至司真所謂冬烘頭腦者矣。正是

文章自古無憑據，惟願朱衣一點頭。
只因儒珍這番不中，有分叫釀成勢利之心。
巧就萋斐之計，不知後事如何。下回自然分
解。

評云：上回寫畢老諛秋遊，此回便又接手
寫其讒儒珍。作者於此不肯用一色筆墨，
蓋前乃膚受之愬，後則浸潤之譖。才子行
文要如名畫工成山水，一石一樹不得重
複，見其步步有法也。

鐵花仙史

第十二回

信讒言勢利寒盟

詞曰：反覆婚姻棄素儒，奸謀直欲冒義之。
義激同袍請月老，假牽絲。芳草青青楊柳綠，
桃紅杏絳各枝枝，為問東風求妙解，試吟詩。

右調浣溪沙

話說夏元虛伏那有具之才。得中了名舉人。好不洋洋得意。把場中做的幾篇屁文章。刻了硃卷。徧送親朋。一日忽想起畢純來。許他那佳耦之說。忙叫打轎來。至半塘紅。恰值畢純來在家。兩下相見坐定。畢純來道。吾兄榮膺鶴薦。廣寒宮折得桂枝。實令知交欣快。元虛笑道。晚生僅免曳白。分宜黥額暴腮。今得僥倖。皆托老先之庇。但雖折就桂枝。而嫦娥未近。特造月老之消息也。畢純來道。就是弟春間許兄佳耦的消息麼。兄道。誰宅閨秀。却是曾任青浦縣知縣蔡其志的令愛。生得一貌如花。詩詞歌賦無不精曉。與兄作配。豈非佳耦。元虛笑道。老先又來取笑晚生了。蔡其志令愛早已許配王儒珍的了。莫非老先倒不曉麼。純來道。不瞞兄說。弟與老蔡最是交好。故知底裏。他兩家雖係從幼締姻。却是酒

後浮言如何便算得數。目下其志因見儒珍窮困甚有首鼠兩端之意。更兼秋榜無名。諒必十分不快。兄若要圖此良姻。只消第一席勢利之言。不愁不爲搖動。元虛見說大喜道。原來有此一段緣由。若得成就這姻事時。皆出老先之賜。自當重報。但小王東床之訂。雖係空言。而名分則已久定。一旦奪之。豈能束手不爭乎。畢純來道。這箇但請放心。昔時兩下相約之時。乃係私相授受。並無媒証可憑。只要其志心變。小王便爲陌路。怕他把甚來爭。元虛不勝狂喜道。全仗老先鼎力玉成。真乃是沒世不忘。便向袖中摸出五兩重一錠銀子。叫夏留去拜匣內取一箇紅封袋入。奉上道。些少菲儀。聊爲轎費。明日卽懇駕往爲幸。畢純來笑道。屢蒙吾兄高誼。圖報不暇。怎好又叨隆賜。元虛道。不腆之敬。曾何足云。若

是老先不收是見外晚生了畢純來笑而納之兩下又說了些閒話元虛起身告別又再三拜託而去正是

不用再三相囑付。算來都是會中人說這畢純來次日來到蔡其志家中其志道許久少會想兄享義皇之樂今日何幸過我畢純來道向因天氣炎蒸日惟閉戶危坐今見秋高氣爽方始出門步步憶與仁兄別久

故輕造以申積悃耳其志道蒙兄懷念不勝感荷但弟近因兒女之事終日戚戚將來紅葉滿山芙蓉滿沼定當相約吾兄到湖上步少遣悶懷畢純來忙問道令坦何等高才却怎秋榜無名可稱奇事其志道什麼令坦不肖之物已落孫山外矣其志道可惜閨中淑女弟素鍾愛今不幸作此庸人之婦實不忍見其受那寒酸是以時懷快悵耳畢純來笑道今

科不中。尚有來科備能改過亦可升騰。台兄何必自苦若是耶。其志嘆了一口氣道。放狗屁窮奇之相已具。豈能作奮發之人乎。吾兄托在知己或能為弟籌之。畢純來見說。低頭瞑目良久。方言道。然則今春湖舫中。洪白諸兄之言為不誣矣。大凡游冶輕狂之習。最為士林所忌。今令坦以游冶而失業。因輕狂而下第。豈不可惜。但事已如此。兄雖悔之。亦復何益。其

志道家門不幸。選此不肖。却之不能。納之可恥。奈何奈何。畢純來道。依弟愚見。所猶幸者。六禮未成。且無媒証。尚在可否之間耳。其志遲疑半晌。道。雖則如此。奈他先人情誼。又所不忍。畢純來正色道。弟忝知己。不得不盡其誠。今兄執此婦人之仁。而悞令閨愛受終身之厄。深為吾兄不取也。其志笑謝道。非兄忠言開諭。弟幾茅塞厥心。但今捨此另擇。必得

十倍於前。方與小女才貌相當，而弟亦有快壻矣。不然則徒負惡名，為恥尤甚。吾兄高明有素，敢懇代為弟擇之。當必無悞。畢純來道擇壻一事，最屬煩難。或有才而無貌，或有貌而無才。卽才貌微兼，而近輕薄者，又非合器。這箇必須才德俱優，方為廊廟之材。堪中雀屏之選。至於容貌，又在其次。但亦竟少其人。其志道所論極是。以吾兄交遊之廣，閱盡人才，何至不得其人耶？或兄見棄，是以推托耳。畢純來道：「既蒙諄諄下詢，若弟不直陳所見，是冒不恭之罪矣。但近時子弟，專尚虛浮，不過人前掩飾，欲其溫恭敦厚，而有實學者，絕少。據弟看來，倒還是東園夏兵部令郎，為人少年敦厚，德可共信。且今科已中式，計其才華功名，必不遂止於此。若諧桃李，或亦是一快婿。不知台兒以為何如？其志道莫非就是

兄春間所言欲得水無聲的夏元虛麼但醉
心於一妓女而不惜千金恐非少年老成畢
純來道醉心於無聲者愛其才也非貪色也
不惜千金者不忍其才之埋沒烟花也此政
是他德處台兄何反責之其志道夏元虛弟
亦曾會過觀彼品貌甚覺粗俗全無文雅之
姿恐亦徒有虛名而無實學耳畢純來道維
翰面長終爲名彥寇準品陋不失封公若以
容貌取人豈不失之千里其志道吾兄之言
極是想夏兄才德定當出衆容俟另日特設
杯茗於花下奉屈過舍一敘何如畢純來見
說想道此老細心恐我之言有謬故欲面試
的意思但元虛腹內實係空空這却如何使
得因笑道兄意弟之虛譽故欲一致之耶但
元虛未諧伉儷怎肯貿貿然相造依弟之見
不若允其姻好而後相見那時待元虛盡其

胸中之學呈教於兄亦信弟所言爲不謬也
其志道吾兄之論雖善但弟愛才心切必先
請教一二以快見聞庶不負殷殷之意也畢
純來見他決意要面試却不好拂得便道既
台兄執意亦復不難待過數日俟彼稍暇弟
偕之而來何如其志道非弟愚執開罪於兄
蓋亦久慕九齡風度故渴欲得一見耳畢純
來道一見固妙其如執柯之人太覺勞頓何
說罷大笑正是

閉戶不知風拂拂 推窗始見月娟娟
且說畢純來別了其志回家次日一徑來見
夏元虛道昨因吾兄之事費了許多唇舌那
老兒方有另擇之意元虛笑道彼果有意另
擇則晚生之事可諧矣畢純來皺眉道小王
雖被弟陵退吾兄之事還說不進元虛道小
王既退晚生又不進難道他女兒竟不嫁了

人不成。畢純來笑道：「怎麼不嫁人？吾兄之事，曾與談過，但此老甚古怪，竟要屈親身一往，方才肯允。這不是說不進了。」元虛笑道：「這有甚說不進？若蒙蔡翁俯允，晚生豈惜步履之勞，不妨明日卽往。」畢純來道：「兄倒看得這等省力。明日便去。這事才決撒了也。」元虛道：「他要晚生親往，只不過是親近之意，正所謂漸入佳境。老先何須過慮？莫非以晚生之貌不

揚乎？畢純來道：「這倒也曾談及，被弟把桑寇二公相比，他才感悟。今欲兄親往者，意在試兄學問如何耳。吾兄學問固深，但老蔡每喜吟咏，而小姐亦善詩詞，弟料所試者必非文章，而在詩詞。弟與兄相知久，豈不曉吾兄文章之才長，而詩詞之才短？故云一往則雀屏失選耳。」元虛見說，呆了半晌，道：「晚生之才，實短於詩詞，冒昧一往，確是不妥。仔細想來，倒

不如辭而不往罷。畢純來搖頭道：「若是不往，越發無望了。」元虛道：「往時恐怕決撒，不往又道無望。這般時，却是怎麼好？」終不然竟無計挽回得來不成。畢純來道：「世間無難事，只要有心人，豈有竟不能挽回的理？」弟今想得一個妙法在此，只是無處去尋取那件寶貝，故不免費躊躇耳。元虛道：「却是甚麼寶貝？」只要尋得成此姻，就是和氏之璧、夜光之珠，也要去買他出來。畢純來笑道：「這件寶貝，若是人人都識得的，又用他不着，須要那衆人都不識得，方是至寶。」元虛道：「人既不識，焉知是寶？」乞詳明指示。或亦可求。畢純來道：「方纔說蔡其志最喜吟咏，吾兄去時，一定要兄做詩，而兄又不長於此。那時蔡老決然不悅，豈非雀屏失選？兄說不去，則此老必疑道：『吾兄無才，故不敢欣然而往，而心中亦必不快。』事安得

諧。如今據弟看來，這做詩無過是些寫景描情，吟花咏月之句，諒沒別樣題目。此係可想而知。爲今之計，只要去尋幾首咏風花雪月的才人之作，却又衆人未經眼的，兄竟把來念熟了。明日到蔡老那里，出甚題目，兄可於所讀詩內搜求，倘湊巧合着油瓶蓋時，即便寫出，認爲兄作。蔡老如何曉得，自然歡喜，而此姻可唾手成功矣。如今只是那里覓這至寶，豈非是件難事。元虛道從來說熟讀古詩千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吟，老先交遊甚廣，看有那箇才人，做兩百銀子不着，請他到舍，叫他做幾千首，讀他三四箇月，豈非是個詩翁了。畢純來道：弟之交遊雖也不少，但那些詞客騷人，與弟性情不合，並不去結識。這節事竟有些包辦不來，還是兄那少年交往中，自去尋個詩有別腸的朋友，乞他幾首爲妙。元

虛蹙着眉頭想了想，不覺的喜得手舞足蹈，道：「不難，竟有湊巧快活。」蔡小姐鐵穩是弟的了。畢純來道：「兄這等快活，必竟是想著那個詩翁了。」但事宜機密，切勿彰揚。元虛笑道：「這一個詩翁却密得緊，即係舍妹。他日日在閨中吟咏，不下百首，這是真正不曾與人看過的。將來讀記，竟是晚生做的一般，豈不湊巧。」畢純來道：「這箇果然湊巧，只恐令妹佳作，係閨閣之詞，不足以當大觀。」元虛道：「先父在日，每以女學士稱之，豈得不佳。」老先若不信，晚生會拿得他一本詩稿在此，取來與老先一看便知。說罷，起身入內，取來遞與畢純來道：「老先請看，可好麼？」畢純來接在手中展看，果然有百餘首，在上花月情景，種種悉具，雖不能辨其好歹，然覺意味深長，且又讀來順口。便贊道：「不想令妹有此佳什，足稱奇才，真乃天

金木仙身
作之合。故爾如此奏巧。兄宜熟讀。以便臨時
應用。不怕此事不成。元虛見說。喜得它耳撓
腮。只是拍手而笑。正是

此寶雖非珠玉質

光輝原自煥文章

得來且莫先歡喜

出醜須教笑一場

二人因說得快活。開懷暢飲。盡醉而別。不提
再說王儒珍。因鄉闈失意。情興索然。連日閉
戶納悶。一日晏起。見欄內海棠吐蕊。籬邊秋

菊舒英。正要叫墨童沽酒賞玩。少遣寂寥。忽
見秋遊到來。儒珍卽邀入書軒。對花小酌。秋
遊道。吾兄這幾日閉戶藏修。亦知外面的異
聞否。儒珍笑道。有甚異聞。無過是些新貴朋
友。得意拜客。忙耳秋遊道。這異聞。應在我兄
身上。事比燃眉之急。難道吾兄還不知道。儒
珍道。有甚事情。却應着小弟。又這等急促。莫
非因弟秋試不中。連這名秀才。也要革去不

成這也只付之時命。急他怎的。秋遊道：非也。乃是令岳翁之無恒，輕信畢純來讒言。恥兄不售，將尊嫂另許夏元虛矣。難道兄竟不知。儒珍見說，驚得面如土色道：吾兄此言從何而來。秋遊道：是小价樵雲之兄，係蔡氏之僕。畢純來議姻之時，適樵雲之兄在旁，知吾兄與弟至交，是以竊聽而奔告弟，且言旦夕將允吉矣。儒珍頓足道：弟固知塲屋矢志老奴必寒盟也。何命之蹇。一至此耶。說罷，不禁落下幾滴淚來。秋遊道：大丈夫遇事敢爲，何作此兒女子態，以挫英雄之氣乎。儒珍道：不能重請姻好，即使敢爲，亦復何益。弟所惜者，惜蔡小姐之情與才耳。秋遊道：自古婚姻從一而終，雖匹夫匹婦亦知此義。故紅絲一繫，不能非耦，而重諧厥配也。豈知令岳翁詩禮傳家，身登仕版，而雌黃其口，竟作此獸心之行。

豈不貽士大夫之羞。今既寒盟。已爲名教之罪人。况事急矣。兄宜鳴諸當道。再約齊合學諸友。公呈府縣。弟亦援桴三鼓。以作吾兄之氣。那時或可挽回。兄今猶首鼠然。何南風不勁至此耶。儒珍道蒙兄見諭。固是丈夫之槩。獨奈此姻係先君花下一言。以爲耦。俱無猜。故意無執柯之人。而且數年以來。未行六禮。其事原屬虛浮。今將何據而質之哉。秋遊說

道。豈有此理。丈夫處心。要如青天白日。苟其一諾。雖千金莫易。况吾兄之名分。已久屬蔡氏東床。此人人所知。又豈待問名納采。勤蹇修而後爲實哉。還是依小弟愚見。激發一番的好。儒珍嘆了口氣道。極蒙吾兄垂愛。但弟細細自思。家徒四壁。一貧如洗。而夏天生旣富且貴。人人之所欣慕。老奴豈肯捨富貴而卒就此寒素耶。况悔盟之事。蓄心已久。今者

一動其勢難收。即欲爭之。恐亦徒勞唇舌。終歸無益耳。小玉不聽其言。秋遊見儒珍執意不去。爭此婚姻。不覺長嘆一聲。又低頭凝想了一會。乃起身告別而去。正是

一片爲人爲徹意。此時且勿透機關。且說秋遊別了儒珍。一路回家。心中忿忿不平。因想道。我想這蔡老的去就。止不過是勢利居心。又兼卑純來那廝。與儒珍有白雲留

之罵懷恨。是以構成此禍。今儒珍又如此懦弱不振。如之奈何。事勢至此。別無甚的挽回。除非我也央浼一位大老去求親。看他怎生發付。倘天從人願。辭却夏元虛而就我。那時且權聘定。直待儒珍他日得意。剖明我之心迹。此姻仍歸於彼。完其夙好。豈不是從權救急之策。倘然蔡老不允。便從中打諢。令元虛之說不能即妥。亦可作緩兵之計。遲延幾時。

却再商量。此是兩全妙法。事不宜遲。遲則恐落他人之局矣。但必須那里去。央箇有勢力的大老。却要與其志說得相投。更兼機變能言的方妙。不然時。畫虎不成。豈不反貽人笑。當下左思右想。却再沒處去尋。這個月老不知不覺。已是自家門首。入到裏面。抬頭忽見母舅馮吉星同坤化并陳夫人在後堂言笑。秋濛忙上前見禮。坐定。因想起儒珍之事。我

母舅與蔡其志亦係交識的。何不就况他爲媒。豈非絕妙。但怎好啟齒。又想道。此好友大事。那里還顧得甚羞澁。只得老着面皮說道。愚甥幼時曾舉一痴念。必得才美相兼的女。子。方諧連理。否則寧可終身無婦。不期數年以來。竟不能如願。是以延捱至今。尚未行聘。近來訪得一人。可畢愚甥痴想。但未知吾母舅肯爲愚甥執斧柯否。吉星笑道。旣賢甥有

鍾有仙史
所愛愚舅豈吝作冰人。但不知是誰家閨秀。
秋遴道。卽係原任青浦縣知縣蔡其志的令
愛。才美而且賢淑。洵良媛也。坤化大笑道。兒
何悞耶。其志令愛。乃汝友王儒珍所定之室
也。秋遴道。大人有所不知。王蔡雖有婚姻之
約。却無媒妁可証。又且未行六禮。尙在可否
之間。今其志嫌王儒珍之貧困。決意寒盟。貧
賈元虛之富貴。將從冰議。幸在未定之時。相

懇母舅一往。坤化道。雖是如此。寧使夏元虛

作彼東床。汝與儒珍總角之交。今不能救其

此離。而反因而攘奪之耶。秋遴道。大人之訓

甚是。兒非不知其非義。但恐終爲他人所有。

於儒珍仍然無益。深惜此才美之難遇耳。陳

夫人道。相公每以孩兒姻事爲憂。今孩兒自

己去訪着這佳耦了。却又要來阻擋。吉星笑

道。旣係賢甥所悅。老妹丈何須拘泥。况王蔡

之盟已替是爲情斷義絕。於禮恐亦無妨。待小弟往彼一說自必泰晉可諧而老妹丈亦享佳兒佳婦之樂也。說罷大笑。秋遊道既蒙母舅爲愚甥執柯愚甥不勝之幸。但須明日卽往。不然時恐落夏氏之手。枉自勞心耳。吉星笑道賢甥不必性急。這一事都在我母舅身上。包管成就。明日自有佳音回覆。陳夫入與秋遊見說大喜。惟坤化終覺歉然。正是

兒因友誼聯佳耦。父爲明情抱歉心。
正是父兒同一念。羞他翁婿若秋雲。
只因馮吉星做媒。有分叫假風光成百歲之。
義強獻句出千秋之醜。不知怎生去說下回。
自然分解。

評云。每怪小說家於翁憎婿貧而寒盟者。必作其婿不忿鳴官。種種醜態。彼固以爲男兒意氣。必當如是。殊不知其墮入佻纖。

家數作者之意不然蓋其寫王儒珍身分
絕高丈夫巖然七尺軀方將馳騁一世留
奇男子之目何患無婦嫌我貧而求難不
知我者也我又何必強委之禽獨是蔡小
姐之才美情義誠有難惹然者故不無頓
足長嘆之爲然亦終不屑號郡控邑作打
奪老婆狀是其豪情勝槩真覺激昂雲霄
並牙懦也呼此可謂善寫才子胸襟矣

